陶樓文鈔

陶樓文鈔卷第十一

貴筑黃彭年

書樊雲門藏錢松壺畫輞川圖後

予性好遊足跡半天下遇佳山水訪其園林攬其勝概流連而不忍去平居閉目靜坐思所歷之勝以自娛悅其不能至者玩昔人紀遊之作觀其圖畫亦往往有得焉輞川固秦之名區也自摩詰形諸詠歌裴迪爲之和好事者爲之志且爲之圖今古稱勝焉予往來晉蜀必過秦川欲遊不果同治中隨侍在秦兩年以侍奉未能

遠離又不果光緒中宦秦又兩年可以遊矣而拘於官又不果及遷官吳會擬行決計獨往而阻於雪霽而

璽書敦促就道孟城竹嶺鹿柴欹湖諸勝終不得一至今宦吳又兩年矣會不能放棹支筇石湖天平洞庭靈巖支硎諸山水間以遊目而騁懷夫山水者天地之精氣也人得其精氣足以益聰明增志慮以之治學則學純以之治事則事罔不舉登高能賦古人所尚唐之白宋之歐蘇政事之美與文章並傳於世彼何嘗廢遊又何嘗廢事哉今之居官者偶事遊眺則僚友相規玼

議並起甚且操白簡而隨其後夫局促於官廨疲困於奔馳日與簿書吏人相溷不有山水之精英以盪滌其瑕穢而啟發其志氣亦何怪胷中齷齪猥鄙而不足以集事也予觀松壺輞川之圖而有感焉是圖舊有刻本不足以傳松壺畫宗衡山鮮明幽秀各極其致予獲觀此圖不啻置身藍田華子岡矣圖中文杏館多畫杏華不免爲考据家所訾於畫局無傷雲門深閨論畫其韙予言否

題明范文忠公畫像并宦蹟圖

公裔孫介吳棠湖孝廉尋源齋此册來爲圖二十有四冠以畫像合肥李相國鴻章爲贊册後舊有喬白田萊跋近張孝達學士之洞爲題記考核精審彭年覆校稍有異同標識各圖使便觀覽

第一（張定與今定次序有殊者仍依原序而附記之不敢遽易）張記題讀書別墅王孫錫年譜萬歷二十六年讀書先祖宏仁公別墅案公以萬歷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午時生是年十二歲文集仁元公行述云府君日夜督課一鐙熒熒每達丙夜

第二張題登第釋褐年譜萬歷四十一年公二十歲中

會試三百二十九名廷試三甲八十五名兵部觀政是年與鹿忠節周忠介定交楊忠愍墓下以古名臣相期許

第三張題東昌司李年譜四十一年除山東東昌府推官張記獨坐小亭供石於几茶具駢列引年譜及詩文集公癖石嗜茶屢見篇詠今按年譜公在推官顔其署曰餐冰集中餐冰詩屢見几上所供疑寓此意非石也時有以金爵置苕籠相餉者毋馬宜人命月函璧歸見文集

明史本傳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

第四張引年譜本傳題粥廠賑饑與喬跋同按年譜萬歷四十三年東昌歲饑集中乙卯十九首是也又有丁巳再饑四首末云開庚仍分鏹也知數發棠是不止一賑矣

第五張據喬跋題東觀海市引贈登州司理白華池詩爲證因詩中有捲簾看蜃市句也按圖中有從官兩岸雉堞分明山下舟帆不類海船頗似燕子磯風景集中有登燕子磯詩疑是在南京時事此幅今定當在十九

第六張題分校得士引年譜喬跋定爲萬歷四十六年

江南分考此幅今定當在第五
第七張引年譜題請告拜疏是崇禎四年事喬跋題上
疏亟諫則崇禎十一年事也今從喬跋此幅張定第十
五今定在二十三
第八張據年譜定爲天啟三年赴霅省親
第九喬題先生歸不言所自張據年譜文集定爲天啟
三年自湖北歸此幅張定第十五今定仍第九
第十張據本傳年譜喬跋定爲崇禎二年官太常少卿
時方澤贊祼此幅張定第十一今定當在十二

第十一張據本傳年譜定爲忤璫辭朝在天啟五年此幅張定第十今定仍十一

第十二張據喬跋題南樞上官事在崇禎八年按集中有閱江詩圖以紀事不必以上官爲榮也此幅張定第十八今同

第十三張定爲崇禎八年援廬奏捷存疑此幅張定第二十今定仍十三

第十四張據本傳年譜定爲崇禎一年豫師護陵此幅張定第十三今定仍十四

第十五張據喬題蓋任辟邪喬跋未詳何任張疑是任
河南巡撫否則署東昌府時按圖中冠無金邊明制四
品以下無弁也從吏皆皁帽定是署東昌府時事無疑
此幅張定第十二今定在第六
第十六張據本傳喬跋定爲崇禎十年在南樞時遣兵
入衞此幅張定在二十二今同
第十七張據本傳扼滁陽語題援滁拒寇按年譜崇禎
八年二月流寇告急策禦有方賊畏威遁遁明史莊烈
帝本紀八年正月張獻忠陷潁州鳳陽焚皇陵徐州援

兵至獻忠犯廬州二月陷潛山太湖又本紀八年十二月賊犯江北圍滁州犯廬者獻忠犯滁者李自成也以年譜及傳中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語證之不專指援滁圖中列炬對烽火拱手象尊皐陵當是援廬事也此幅張定第二十一今定當在二十

第十八張據年譜文集定爲天啟四年㵎園閒居此幅張定第九今定當在第十

第十九年譜崇禎五年丁外艱六年顏其居曰思仁張題居憂廬墓此幅張定第十六今同

第二十張據年譜定爲南臺主計崇禎七年事此幅張定第十七今同

第二十一張據本傳定爲崇禎三年練兵鎭通狡集中有出鎭稿最詳此幅張定第十四今定當在十五

第二十二張據本傳定爲浦口屯戍按南樞稿有置艦練兵及調水師之語登雨花臺閱警詩有極目煙塵起之句皆與圖中時事合此幅張定第十九今定當在二十一

第二十三喬跋不能辨張記據豐潤張繩菴侍講說引

年譜詩集定爲崇禎十二年去國辭陵今按集中謁嶽有禱嶽詩有鑒在人天應不遠齡惟父子可相分之句蓋爲父病禱也辭陵禱嶽一忠一孝皆關大節然據圖中山勢於越觀爲近山門亦不類陵寢規制崇禎四年公在通鎮聞仁元公病告歸侍疾恐未能至嶽當是天啟三年仁元公倅湖州病肺公星馳往省途經嶽下故有坐騎及從者負行囊若辭陵後則尙僑寓南京未行也此幅今定在第八

第二十四張題幅巾歸田據年譜定爲崇禎十四年事

右圖二十四至南樞龍歸止其復起司空年譜十五年召復原官中遷刑部尚書旋改工部入綸扉十七年二月以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殉節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公縊於朝房吏解之旋草疏賦詩遥拜闕墓赴演象所井死年五十有八明弘光謚文貞　國朝順治九年　賜謚文忠當時未圖後亦未增補喬跋俠河南勤王一葉存二十三葉今圖實二十四葉蓋喬觀圖時偶未見耳張記公疏草公牘書簡雜錄尚存二十餘通分裱三卷一藏畿輔先哲祠一藏張孝達家一歸范氏吳棠湖又言尚有血檄是嚙指書召勤王者惜未得見也此圖筆意精妙簽題葉向榮畫考向榮不見畫傳而別下齋畫

識有名所製有文嵩友題隸書四字下刻葉向榮珍藏有向榮小印一面牡丹雙鳳旁刻萬歷丙辰年造有楷書大千氏三字當是向榮字大千棠湖言吳橋有藏葉向榮畫卷字欣然萬歷時人亦與文忠時代相合張記斷為葉欣似誤欣字榮木不字向榮康熙末年猶存附識以資考證後學黃彭年識

予曩題范册時記曾見葉向榮名字考之不詳既題而歸諸范氏九年矣今以吳中久雨浙水下注災象將成檢閱救荒諸書見魏叔子集中救荒策嚴閉糴

條有日昔葉令公處之極善注令公名向榮金華人因命子國瑄檢浙江通志向榮字鍾日萬歷戊午舉人爲當陽令鬻家產築頹圮城垣修朽敝軍器癸未闖賊壓境聞戒嚴而去甲申殲賊於烏羊坑臺以治行第一移吉安丞歸明亡衣冠北向再拜投項村之崖而死乃知向榮亦忠臣也以忠筆而寫忠蹟尤爲可貴別下齋所識棠湖所言時代與此亦合當是一人大千欣然疑皆向榮別字蓋向榮大節昭著不以一藝見長故畫傳不著錄耳他日當屬棠湖再攜范

册補錄於後

書陽湖趙氏耕讀傳家圖後

自趙恭毅公以清節著百餘年來世有顯名海內論族望者必舉常州趙氏趙君烈文字惠甫者恭毅之六世孫也予始從邸鈔曾文正公疏中識惠甫名及來燕同與修畿輔志朝夕共處以學行相砥礪惠甫之官易州留其先世所傳耕讀傳家圖使讀自西溪迄恭毅之子曰侍讀公者凡七世世各一圖圖其事之大者曰力田肇緒曰服疇貽穀曰莊橋施賑曰藝蘭肯構曰蓬門教

授曰鳌旅格苗曰玉堂校書恭毅有子二人長官侍讀次官太原知府故其家稱侍讀公太原公熹甫爲太原裔而圖止於侍讀圖爲侍讀之裔賡西作亂後歸熹甫昆弟也其創圖之始與圖之失而復得缺而復補則熹甫自記詳之西溪以下事蹟則桐城張若震小傳詳之而巴陵吳敏樹序述恭毅撫吾楚時事謂至今楚之婦孺無不知趙撫院至以楚師規復東南推本於恭毅治楚之政教其言尤詳盡奚取乎贅詞予蓋嘗反覆考定國史及私家所撰恭毅事略而有感於太原之事也方

太原獄之未作也恭毅立朝論事持大體多與同官異議不合於衆太原適召對不能稱　上意忌者因以搆陷不然盛明之世彈丸之太原何遽得贓三十萬哉且恭毅清潔之操強毅之性使子果不肖至貪墨方惡其死之不速何至抗疏自陳致遭斥責乎況侍讀之爲人也匍匐宮門求代弟死殆喪萬里遂以毁終孝友之稱上達　宸聽而同官相訐罷職從軍以侍讀之被譏益見太原之多枉矣夫帝堯俊德未去共驩大舜登庸猶聖讒說以是歎君子遭讒被禍雖值時之隆盛有不能

自全者以恭毅之得君而二子適丁其阨殆有天焉不可得而知也惠甫連刺磁易政勤且惠無異商邱而遇事慷慨不畏强禦則有恭毅之遺風予懼世俗以禍患之說動之也爲稱其先世之事以堅其志而勵其操且使載予說於家乘俟後之君子論定焉抑予聞東南烽燹之後遺書散亡恭毅之卒楚人德之有實政錄之刻書吏何輝祖復手輯其奏疏文告爲二十卷益以撫浙入臺總部時諸稿四卷惠甫倘求其書合賸稿刻之以光大其先人而沾溉後世不較寶茲圖之孝尤大哉

書王少卿先生遺像册後

王生立勳安徽太平縣歲貢生卹贈國子監學錄王少卿先生之孫也咸豐十一年予主蓮池書院王生來從游予嘗出所藏明黃忠節公書與二三子同觀王生時年少色愴然不怡異之使張生清元署其名於簡末逾十年相遇京邸則王生以從戎官知縣同治九年再至蓮池王生居相鄰已而出宰故城槀城雄宣化諸劇縣有聲一日奉其祖少卿先生遺像爲册述言行及殉節始末予閱而肅然然後知王生當日愴然見於色者蓋

有觸而然也夫忠節以進士家居明亡起兵兵敗死之先生以貢生家居治團禦賊賊至死之其所值之時不同而其以未仕之身懷報國之志盡忠赴難大節則一予觀咸豐以來賊起粵西出湘鄂陷東南蔓延天下一時文臣武將居高位者皆錯愕失計胡文忠曾文正兩公知其不足與謀也迺求將於儒生得忠節羅公壯武王公之儔始能興起湘淮共夷大難明季忠義之士非滅於我　朝然明卒亡我　朝得以中興則能用不能用之故也先生平日重氣節喜誦先儒語錄故遇事慷

慨臨難不苟使得遇曾胡兩公其所建樹豈獨保衛鄉里而已哉然先生以廿七姓之衆禦百萬之賊鄉守三年之久其規畧必有大過人者而死事之烈安徽志載之不詳賴夏君殘甫詩傳其梗概王生繪像編帙冀以表章吁可悲已抑予聞忠節述孝經之義曰顯親揚名惟在立身行道王生其益礪名節庶無忝乃祖爾

書國初諸人詩册後

吟樵同年出所藏殘册劉餘祜跋一篇佚其端呂纘武艾元徵王永吉張端喬映伍宋學洙杜篤祜傅景星詩

八篇皆頌揚相業及子弟科第之類或疑是東海徐氏舊物予考公肅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十八年成進士而劉跋署順治壬辰呂詩署辛卯彼時公肅尙諸生公肅父太學生亦不應有弼亮調變之頌玩跋中龍圖忠宣詩中小范甲兵及數萬胸中之句決知爲范忠貞公家物忠貞爲范相第二子故劉跋稱次君忠貞初爲侍衞順治八年更定八旗漢軍考試之例中式舉人亦與劉呂詩文年月相合以此決知爲忠貞中式後賀章無疑忠貞父子世濟其美相國尤老成謹厚未嘗專擅威福

而當時文士諂競之習已開其端詩跋多其門下士傳景星官通政使位躋九列而具銜名稱拜獻若惟恐攜謙之未至者齊侯來獻戎捷春秋譏之杜預以爲獻者奉上之詞也文士貢諛何所不至譬猶青蠅玷璧何損於璧要當拂而去之耳吾於范相亦云

書王金粟先生遺墨後

新城王金粟先生手書家譜後語一篇圖一篇傳二篇考葦潮東皋雜鈔誠康熙十八年召試鴻博授中書者崑山朱鍾仁揚州申維翰仁和王嗣槐泰州鄧漢儀太

倉王昊三原孫枝蔚及先生凡七人未與試授中書者陽曲傅山定興杜越二人與李富孫鶴徵錄同而內閣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有柯崇樸葉舒崇無朱鍾仁及先生補遺亦僅有朱鍾仁一人畿輔詩傳小傳則僅載先生由貢生薦舉鴻博不載授職觀此册署款欽授內閣中書與東皐雜鈔鶴徵錄合錄中又載先生由歲貢生授中書銜施愚山送孫豹人序云天子詔視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不任職事者授京銜以寵其行於是及格者七人是先生當時授銜未嘗到官故內閣題名不

及至補遺之有朱鍾仁或未詳考誤載耳世系僅自王父至己身自稱就現在言得毋太略後語又云吾邑居人大半言來自小興州小興州今在何許可不必信考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山水記大興州直密雲縣曹家砦東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小興州直古北口東北九十里而近非難知之地先生以爲不必信或因其先世是否由小興州來未可定耳不然木本水原豈遂無心而漫云今在何許哉先生著作久佚詩傳僅戢春陰一首書法秀逸有晉唐人筆趣人多珍之此册爲先生裔孫

所藏介晉卿乞予考論因跋而歸之

跋陳香泉書

此詩見春藹堂集第八卷香泉以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選石阡府九月二十一日出都自通州登舟乙酉閏四月十七日始至石阡事見樂閒集過淸浪當在乙酉四月故有子規鷓鴣之句題丁亥嘉平者書此詩之年月也香泉以丙戌迴避兄寶齋中丞丁亥春歸五月卜居茂苑丁亥冬尙在江南詩集第十二卷皆丁亥紀行之作卷末有春日燕子磯二詩可證又集中此詩題下自

注云予在湖廣司嘗核平溪清浪衛屯糧今忽過此按平溪今玉屏縣清浪今清溪縣舊隸湖廣都司雍正五年始改衛爲縣隸貴州思州府明制清浪在鎮遠府境平溪在思州府境明史兵志清浪衛下注云在貴州境平溪衛下注云新添可證予家藏康熙年間輿圖平溪清浪俱刻入湖廣靖州圖內當時必略有變改通志不能詳也二衛當楚黔之衝詩中擊柝境相鄰之語可爲談輿地者添一左證

香泉以康熙丁丑自戶部河南司主事擢湖廣司員外故得核二衛屯糧屯糧爲制最善自改衛爲縣軍伍屯田許民占爲業不取其值而舊制遂廢說見貴州通志且貴州田畝向無丈量道光初年巡撫嵩溥欲倡丈量之議李尙書宗昉取乾隆中包御史疏示之遂

止見相槻山房文集地瘠民貧賦稅較輕而屯田則計其子粒之輸以充月糧之食賦稅獨重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載謝東山屯田議有逃亡益多發解益寡遺田益眾之語則升科之重不待改縣後始苦之矣今吾鄉業軍屯田者欲賣不得誰爲變通盡利非良有司之責歟因考香泉事並及之

題胡曉山先生手書試稿後

曉山先生文字之超葛山相國鑒衡之確鑒泉得文稿時與葛山相值之巧乾嘉以來名卿巨儒題誌歌詠具

詳之矣予獨異葛山以古稀之年居端揆之位追題數十年以前賞拔之文隆其稱曰先生若未敢儕諸弟子之列葛山承安谿之學重道尊賢其於文字衡校固視爲天下之公而未嘗私諸門下而先生人與文之重亦於是可見先生文有曰死者之芳徽託知己以不朽不其驗歟先生與葛山皆君子人而窮達既殊壽夭復異然有子克家迄今百年胡氏寖以昌大殆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者矣

書翁覃谿先生手札後

鏡谿同年藏覃谿十二札所與者九人附見者五人葉君香士疏注諸人出處間有譌闕予為補正大略具矣蔣祝蓀端署粒民題籤粒民者鎮江知府豫立也道光中先公官考功粒民丈與竇蘭泉丈皆同官交最密退直則相從論學兼及書畫粒民收庋尤富咸豐中出守殉節鎮江蘭泉後為御史以直諫聞先公官鳳邠亦以循績列傳國史予因是而有感也覃谿與王錢諸老當乾嘉全盛之時則以文章名粒民諸老與先公值咸豐多事之後則以節義治行著其為勤於學一耳而表見

於世則因乎其時時至而學足以應所成就不必盡同而皆有以自立其片紙隻字之見珍後世則固以人重也書此質之鏡谿且相勗云

跋錢東注先生書

東注先生書法平原其清正強毅之氣亦類平原百年以來論者世無異詞　純廟時楚珍尹先生並以直稱有雲南兩直臣之目予初識景韓見壁懸楚珍書六巨幅今景韓又得東注書東坡和陶詩巨册名臣遺墨萃於一室殆氣類相感召抑予尤有慕焉而先生之直誠

侚矣而皆獲自遂於君楚珍終養　部詳在籍言事即
東注彈劾貴近詔令入直檢察言者愈切引之愈近
天子當陽權要之臣卒無敢逞其忌心而施其排擠之
力主聖臣直千載一時故論東注之書與人與平原同
而遇則過之矣

書郭蘭石先生臨爭坐位帖後

郭蘭石先生在嘉道間書名重天下當時所謂館閣體
也此本雖摹平原仍是本家筆意予外舅陶菉泉先生
得之王夢香先生玥王得之諶葆初先生厚光册中有

成蘭生先生世瑄跋皆吾黔人成跋中所稱松泉先生者徐御史培深也道光中以直諫去官亦吾黔人郭嘗典試黔中蒙泉先生及成諶皆所取士故尤重其書予昔見心蘧山房所藏名蹟甚富此册特鼎之一臠三十年間遂都散失昔人謂書畫爲過眼雲煙信然偶從恕軒齋中見此率記前事

書熊忠烈公遺墨後

同治三年予客成都以後進禮謁萼爾前輩出示先德忠烈公遺墨所著論一家書二臨難時遺誡一距忠烈

死事五十有二年矣忠烈功在社稷節著彝倫　天語
褒之國史傳之嘉道以來名卿鉅儒紀述歌詠之何待
予言顧予因之竊有感焉士人所爲仗節死義固非徒
激發於一時殆亦天性恬澹加之以學問審於義利之
辨君子小人之界不以嗜欲私見攖其心而撓其氣而
後其蹈大節也泊焉而不驚寂焉而不動恬然不以爲
怪以爲吾行吾素焉耳使其平日嗜欲未寡私見未除
則一環顧間而交於耳目便於身體之物皆有所不能
捨而忍捨其生哉忠烈絕命詩有曰撇開身後事含笑

甚重泉固洒然一無所顧慮矣及觀其與姪有勵書云衣服飲食人以為儉我以為奢其臨難與子書處置家事委曲詳盡其論李忠愍公盡節以為無愧明哲保身又謂君子受害於小人竟成千秋不可朽之名然後知忠烈生平刻苦自勵淡榮利而耽道義致嚴於君子小人之分其慎思明辨有素而篤行之不僻其視赴危蹈險若飴之甘若寢處之適眞有不待勉而能者朱子有言事君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出於中心之誠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如忠烈者非所謂發己

自歸爲忠者歟抑又嘗讀靖逆記忠烈首發逆謀屢詔褒異又　詔責中外諸臣泄沓致釀國禍亦至深切矣迺越四十年而粵西寇起禍延十六省用兵迨十數年不得罷其始不過一二疆吏諱匿粉飾貽國家以深憂如　脣廟所詔泄沓釀禍者此其視忠烈誠不能無愧然忠臣志士取義成仁與夫宏濟艱難克大敵成大勳亦不乏人又多半出於儒士則信夫學之不可以已而詩書之澤之足以維持世運也世乃有援宋明之亡以詆講學者其自視爲何如人哉

書倚亮儕詩册後

亮儕先生始官河南歸里復出官直隸此册中署戊午庚申正其官淸河道時丙歲則歸里舊作也亮儕性伉爽儀度修偉有奇男子之目詩字皆脫灑不羣起老者夏震軒先生文瀾是時孫文定公官總督亮儕官淸河尹健餘侍郞方陳情歸而起老主蓮池書院相與講學稱爲極盛起老有蓮池唱和集步月諸詩應在集中惜未得見見此册猶想見當日盍戠餘韻起老族裔上珍大令出觀因題

跋林文忠公手札

右林文忠公與潘功甫先生九札皆撫吳時籌議賑饑事詞翰精妙固不待言尤喜其見事之眞慮事之密論事之細往時讀文忠撫吳諸疏但言集紳勸輸煮粥送賑及觀此札然後知精察力行之詳且盡如此賈子云古之爲天下者至纖至悉也纖悉之未周而謂吾能其大且遠者固不然矣功甫生長名門兼蹈高節爲世推重而宅心施惠己饑己溺之意具見札中士之獨善者原未嘗忘兼善也然則名賢之求志與名臣之達道豈

有殊哉

書方鶴樓先生遺訓後

吾友方君存之述其先德鶴樓先生遺訓到處留心皆是學七言乞湘鄉相國書之命彭年記其後彭年自往歲獲交存之讀所爲侯命錄於天人感應古今治亂耳目所聞見身所經歷名物之眾言動之微靡不備紀而詳究其得失既又盡讀所爲經說文集時或遺書相與講論大抵能見其大而亦不忽於細嘗歎存之爲學之密爲不可幾及及觀先生到處留心之言然後知淵源

之有自而學之果有異於人也夫古今載籍博矣天下事物繁矣吾之耳目心思有限安能以有限者至於無涯哉吾朱子有言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知也者心之靈理也者物之精以天下之至靈得天下之至精其於學也不亦廣乎然有別焉有所已知有所未知不因所已知則知胡以開不窮所未知則知胡以盡此朱子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之言爲足盡格致之義而論語之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孟子之博學詳說胥是道也今夫蜩鳩之飛不出榆枋豚

犬之奔不踰里閈此不足語知也馬牛負重致遠日數百里鴻雁之翔南至於衡山北至於塞外歲以為常為有知乎為無知乎御者之於陸轍有廣狹地有高卑無不習也舟人之於水流有緩急沙有淺深無不習也此為專於學也知止於是而已矣若夫儒者之學內取諸身外取諸世日用飲食之細山川風俗之殊安往而不用吾心安往而不益吾心哉彭年因先生之說而推衍之未知於為學之道有合否也遲以質之存之

書夢硯齋詩冊後

道光丁未十一月謁父執唐子方先生於武昌先生出所藏明陳忠愍公遺硯且言得硯之始尊甫直儞公夢忠愍來告事詳所自爲夢硯齋記曁海內文士題誌歌詠凡若干篇彭年受而讀之不禁愀然歎也自忠愍歿迄今垂二百年其間兵戈起息民物變遷而此硯流傳獨完好如故又假之夢寐託以藏弆若不能忘者嗟乎忠愍豈惟愛其物將毋重其人耶凡人有以自立其體魄雖壞而知氣在上常往來天壤間忠臣義士其行烈其氣剛則尤著亦惟人之正氣足以相感者或因地或

假物往往遇之忠懋始以諸生陳政要不見用逮喪亂後起兵廣州明知事不可爲奮然特起義不顧身其歿而爲神也固宜顧先生從異代與古人神契若平生者何也吾聞先生少時舟行盱贛間猝遇風暴舟覆者數十舟子驚顧失柁同舟皆震伏不能起先生奮臂大呼曰天生吾輩爲天下用何至葬魚腹中須臾浪靜舟賴以全其宰監利也與大府爭辯至投袂而出此其氣概固已陵轢一時矣方今天下多故皆由於士氣不振正如人病痿痺如先生者宜正氣之相爲感召不然忠懋

妾可辱予可殺覗喪其元君棄屣曾不少卹何至硜硜眷此片石哉抑予又疑是硯初入賈人手寂然無他異至先生得之而鬼神來告然則士之懷奇自負者固貴於得其主也先生於家君爲總角交故彭年知先生最悉因覩此册卒書所見質之先生且用自勗云

書歷子方先生遺蹟後

彭年既銘子方先生墓爲敘其奏稿於先生進退出處生死大節著矣後遊燕晉見桐城徐宗亮撰其父徐公豐玉行狀及江南人所傳文字間有異詞徐公者官漢

黃德道先先生殉田家鎮之難者也先生以咸豐三年
奉　詔起家撫輯楚北時賊踞金陵圍南昌先生建議
謂當駐兵湖口因言田家鎮倚半邊山扈賊水陸並進指
畫形勢具道所以不可守狀已而果如所言其帥師援
田鎮也三日夜馳水陸四百三十里至廣濟大吏乃檄
使專防江北及田鎮告警馳救已無及先生軍亦少挫
武人羅士勝者死之宗亮謂先生託言防陸路屯兵廣
濟陸路實無一賊卒不赴援宗亮當徐公死時方家居
得諸傳聞非事實又言江公忠源來援見勢不可支退

保武昌先帥兵尋路去夫人臣效死各有其所徐公與張公汝瀛奉　命守田鎮則死田鎮先生與江公豈得然哉徐公死逾年先生死金口而江公亦死廬州君子審義度時見危遂志固必有道先生猶謂未能殺賊徒以身殉且復匆匆草草深自哀也咸豐三年彭年官翰林應　詔言事間論襄陽形勢是年解官歸過先生鄂渚舟中爲言練兵荆襄之便先生謀諸大吏銳自任不果則對僚屬慨惜時時言之而江南人傳廣濟知縣陳君儀死事者謂田鎮破時先生欲引兵守荆襄陳公斥

賁之意乃沮此又傳聞先後之誤先生收集田鎮潰卒與江公自黃陂間道援武昌聞陷德安馳軍擊之始自漢川洒奔命急難之不暇此時欲遁之荊襄稍有志氣知識者不爲謂先生之賢之以死自誓者爲之乎吳公堵城之敗先生走保武昌巡撫故與吳公不睦屢齮齕之因及先生至是聞吳公死則撫掌大笑先生遂去與賊戰死金口而巡撫卒以棄城當誅自經死先生性伉爽與人交無所隱郤嘗語彭年有德於吾者簿記而報之其誠篤類此讀書不事章句爲文操筆立就然不以

指意臨死書絕命詞端楷不苟草遺疏付子炯始從容就義予炯嘗刻所書絕命詞十六字硯石上拓以遺人彭年以謝文節公卜卦硯及先生所藏陳忠愍公雪聲堂硯拓本合之爲三忠硯云

書黔南三先生遺墨後

三先生皆吾黔前輩而吾父執友也都勻陶先生廷杰字子俊嘉慶甲戌翰林改御史有聲爲甘肅按察使平反民婦冤獄遷陝西布政使時巡撫某者樞要門生也畏先生嚴正因議西安裁兵事先生抹其疏稿益齟齬

密劾之能歸咸豐三年苗亂先生毀家召募與都勻知府鹿壯節公堅守數月援兵不至城破死之思南徐先生培深字松泉清鎮張先生日晸字曉瞻並嘉慶丁丑翰林徐先生官御史道光中抗疏言宮禁事忤 旨告歸寓揚州主講梅花書院終焉張先生官至河南巡撫性至孝母足有寒疾朝夕侍左右取履溫之以進母卒哀毀守築冢墓至嘔血無少間服除即家授雲南巡撫究心銅政利弊輯古今人論說凡數十萬言大旨謂言銅政者率云洞老山空不知洞雖老而山未嘗空去其

弊則利自出將舉辦而嘔血病發不起　宣宗惜之彭年童年獲見陶張兩先生於京師及通籍以後進禮謁徐先生於揚州吾父嘗言老輩官京師砥行礪學友朋相聚規勸講求時政得失非後人所能及時在道光中葉而風氣之遷變已若深致慨焉況於江河日下哉三先生者或以忠節或以直諫或以孝行皆足顯名當時爲法後世吾父晟晚達而身歿之日　特詔褒循宣付史館與三先生後先輝映乃知前人之卓然自立與所以取友其不苟有如此者國瑾得三先生書裝池爲一

彭年爲述前事使書其後庶知典型之有在而遺訓之不可忘不獨名蹟爲可珍也

書王琴航先生遺墨後

右王琴航先生家書三篇官延建邵道時作時粤匪自江西犯杉關連陷光澤邵武先生在順昌聞警馳入延平延平去邵武僅百餘里吏民先遁公廬不可守乃爲書與父母兄弟及子相訣遺猶子用翱持歸時咸豐七年三月十一日也書中有云不可爲子必求可以爲臣或者高堂轉憂爲喜曰是子不辱亦未可定嗚呼何其

志之決而言之純以至可哀也夫夫人未有不能孝親而能致身於其君者亦未有不能定志於平日而能成仁於造次顛沛者吾觀事狀稱先生天性之篤內治之嚴剌永春守漳州治行之卓著其昭大義植綱常固不待臨危而始見即以見危之義而論方作書時亦危極矣而三書大旨惟言思親又以不辱其身爲考書法尤純厚凝重無急遽之意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曰行前定則不疚豈不信歟先生既入延平士民還集乃修戰守之備卒與同官克兩城解建甯圍以勞卒於

軍不愧其言予友方君存之攜此册示予蓋先生弟榕泉裝池者方君曰榕泉君子人也所爲事狀宜可信因掇而書其後

陶樓文鈔卷第十一終

陶樓文鈔卷第十二

貴筑黃彭年

答竇蘭泉先生書

唐父臺至奉手書不以卑幼狂瞽之言俯賜采納且進而教之以德才之辨用君子小人之微權義至精也志至廣也出出而應明詔佐中興儒術之用同道同志孰不拭目以俟然細繹來書尙有未盡愜者如謂用有才之君子有德之小人夫君子信有無才者矣小人則安有德哉如其有德不得謂之小人矣古者德與才一後世

歧而二之十六族之才子皆有德者也四凶之不才皆凶德者也鯀之方命圮族堯以四岳之言而試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當時不能爲堯諱也堯不能去後人亦不能爲堯諱也而所以致堯有此遺憾以俟之舜者四岳也後之法四岳者法其薦賢而無法其舉鯀以累堯則善矣謂此不足爲堯累而姑且舉之姑且試之不幸而無如舜者出方命久而朝命廢圮族甚而人類絶可不爲寒心哉來書又言盜嫂受金之陳平苟能安漢則四百年之人民受其賜當日若用四皓兩生不知能安

漢否彭年竊謂兩生謂禮樂百年然後可興不知人不可一日無禮樂亦無日不可興禮樂兩生之迂誠不足以安漢四皓之語言氣象蓋策士之雄亦不足以安漢至於陳平小智巧言幸而依附陵勃乘呂后之死以成名耳謂四百年之人受其賜亦太過盜嫂受金不足爲平玷汙謂并此可以取而用之則魏無知一時辨詞何遽爲定論也彭年旣無學力更事又少於世故惘然若無所知然就生平所見治事須才而事之成與否則不在才之大小而在心之到與不到其阻於天時格於人

事者又非心所能强故嘗持謬拙之見以爲方今用人不必苛求其才惟當先考其心心至而才或不至事未必遽壞即壞而其理尙存才至而心不至焉者事未必不成即成而其人不可復去十年之間往事可睹何待援千古以上事爲例也旂蒙長者垂愛來書又復勤勤下詢許以直言而不吝教誨故敢抒愚見所至惟垂聽而是正之奏中爲中興基本入朝建策似宜從此著手此處肅淸則可以遠海疆而立國然後自强之術次第可舉精於謀國者謂然否也秋水方漲北行約在何時

家君思歸甚切而湘中卜居一時未能就緒明年定可歸矣

上吳江相國書

年晚生賀彭年謹上書中堂執事違教數年頃來春明値時事方艱執事盡勞未敢以閒適之身瀆擾左右顧念執事負天下之重當艱鉅之投外間責備疵議之煩彭年忝同譜誼交雖未深而相識垂三十年有所聞不可以不告又念執事位高權重在朝之士或未敢直言言亦未必能盡彭年既不在仕宦之途輒妄效野人之

獻請畢陳之執事居不求廣食不求豐敝車羸馬至儉也恭約自持至謙也贖賂屏絕至廉也巨細必親至勤也當此風氣日靡貪侈成俗如公清德誠不多見而衆望猶有未慊是爲刻論然所以致之者豈無故哉彭年之在保定也聞出都人述執事爲巴酋所訴因而致病比來都又聞傳言執事至夷館覲酋拒而不見兩事如確執事中國之相臣也相臣而見辱於夷酋執事之辱國家之辱也國家之辱天下之共恥也一人而兩犯天下之所共恥雖援主憂臣辱之說不足爲執事解蓋往

拜之詞必有未能審慎於先以致此辱者故衆論不恕耳俄約之更非急下遣使之　詔則愾啟戎心但使行太速以凱酋之微末偷敢拒公使者至彼國都豈能以禮接待前使之往冒頭等之名約猶未準後使爵雖通侯官職較遜疑爲藐視亦勢所必然若非與國駐俄使臣先爲通款誠恐輕往見拒國體攸關且朝廷不與限制使者無所遵循昔寇準執政命使臣以過三十萬必斬富弼之爭獻納晏殊執政不能堅持得失昭然前史可鑒夫疆場之事不能力征經營徒乞靈於口舌亦不

可必得之數矣我苟有備無隙可乘或者漸就範圍仍敦和好如或乘虛便虞內犯俄方强盛性狠而貪今日縱戢狡謀異時終爲我患邊防之設未可稽遲執事與在廷諸公疊次籌商自臻周備彭年所慮者條款雖極精詳奉行難期實力甲乙之年曾議防海文移往復動經歲時撥款不能到齊辦理每多竭蹶此次設防倘存希冀無事之心必多視爲具文之意各省疆吏意見各殊此方刻意講求彼或敷衍了事一隅有失膽氣同摧外省之虛實遲速惟視朝廷之賞罰勸懲況水陸邊界

萬餘里之遙若非主持有人豈能一律完固此則責之
貴嚴持之必力不可稍示寬假者也兒子國瑾述公謂
時執事論云富國强兵在用人行政兩語誠握自强之
要矣彭年竊以爲我國家兵非不强也國非不富也各
省綠營額兵五十餘萬粵捻回匪未能資以剿平楚淮
各軍皆募鄉里愚氓範以營規遂成勁旅卒夷大難兵
無强弱惟在將得其人今者宿將猶存成規具在沿邊
募練易於曩時東三省蒙兵昔强今弱稍資其餉得人
教練可復舊觀至於損外洋水師之費以增兵輪聚營

汎散處之兵以資操練令各省購後門洋槍練洋槍隊以備調用講求精切勝算可操故曰兵不患不強咸豐同治以來歲入之款自漕項地丁常稅鹽課之外釐金洋稅約二千餘萬入款較前加增例銷出款之減成者至今亦未盡復舊而各省猶形支絀司農仰屋而籌非獨西餉海防費用之鉅也無事省分防營未撤也冗員薪水太多也內務織造浮冒未除也利歸中飽國與民兩受其病前此山東嚴辦交代司道庫儲遂增三百萬四川整頓鹽務歲增課將及百萬即如河南武陟一縣

夫料差繇民間歲費十二萬緡吳清卿延公正紳耆經理民間歲費僅二萬餘緡而公私皆便尚餘六千餘緡辦理積穀此旭初尚書爲彭年言之者足見綜理得人事事核實決無匱乏之虞至於開煤鐵於山以廣利源通商舶於外國以收利權規畫既宏收效自遠故曰國不患不富夫得人則富强失人則貧弱此國家之常理也朝廷日求人才而臨事輒有乏才之歎由於資格太拘保舉太濫捐例雖停而捐班尚衆內外仕宦之途無不壅塞間有脫穎而出者不曰誰之門生則曰誰之親

舊不曰誰之同鄉則曰誰之情託展轉謀傳非盡無驗君子以為不足深論中人則將因而改圖夤緣奔競之風因之而啟教昂自守之士恥與為儔風尚之衰人才所以不出也猶記己巳冬間到京執事枉顧詢及某同年彭年述某同年言某公巧滑執事曰吾於某有一日之長某同年與闞心眼如何闞得過當時深服執事知人之明持論之正乃未幾而疆吏矣未幾而都人謀傳將入政府矣未幾而果入矣政府者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必廣大純正而後足以居之豈有闞心眼之人

而可任天下之大任者哉某公贊助得力之處外廷無由聞知但傳其習尚浮侈齋戒期內演戲數日賀客盈門貽人話柄大僚如此何論末秩京員如此何論外省文職如此何論武官平日推轂本不期盤根錯節一遇遺大投艱明知不能勝任既恐誤事又惜其人此所以徬徨瞻顧而歎乏才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當軸若不早圖變計國事將有不可問不忍言者彭年輒困執事用人行政之語妄益兩言曰用人以公行政以誠公則爲國擇人不爲人擇官量才授事不以事困才愛人之

長而必知其短知人之惡而不掩其善不以淺智小忠而付之重寄不以微失小眚而投其大端不憑一己之愛憎不徇同官之好惡勤於延攬而干謁必懲廣爲諮詢而游譽必察簿記而參稽之隨時而考核之因事而磨鍊教戒之巧詐圓熟之徒無所售其技而善類得以保全則人盡其才事無不舉矣誠則不事虛文必求實濟不持己見必集衆思利害所關不容含混得失共見不待彌縫論者謂中國所行皆王道而不免於假外國所行皆霸術而事事皆眞果能去假見眞何至中不敵

外非積誠而出以大力百年積習旋轉甚難履霜堅冰
是爲可懼譬如治病遣使防邊治標也一藥不愼外邪
深入用人行政治本也藥非眞品元氣難培當今日而
言自强必須眞自强且須時時自强自强而不息何患
乎貧弱如其徒託空言雖有智者不能代爲謀矣　聖
主沖齡　兩宮焦勞於上　宗社之倚賴政府者甚重
天下之責望政府者不得不殷此則草野愚忱所以不
能自已者訐以爲直古人所戒忠告之語則近刻深語
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倘蒙諒其戇直少垂省覽苟有裨

於執事即有補於國家彭年衰病侵尋眼花手凍不能肅楷即日出都恕不上謁公事繁重不敢仰勞答簡惟鑒納是荷

上賀麓樵先生書

冬至自保定墓祭歸得夫子手書辱以大著先淑人誄文見寄並示以制文意旨體例甚備彭年受而讀之則信乎夫子之文足以傳吾母也文章稱述如寫眞容有一毫之不似則在作者爲褻悅而子孫爲自誣其先人故乞者作者兩俱必愼斯文之隸事遣詞則寫眞之設

色也濃淡淺深惟其稱而已天地之道一陰一陽易之道一奇一偶古文以奇勝駢文以偶勝而貌雖殊其精神體制豈有異哉誄文規倣于山敘中步驟則古文法度也敘述先淑人刲臂一事尤當鄙私自宋人中庸之論發奇行往往不傳謂是過高不可以為世法也實則激於天性篤於倫理明知無益而出於不得已之苦衷即間有一二為名非先淑人比者亦為人所難而必以中庸繩之乃所謂過高之論耳且奇行足以感人自先淑人後獎家如此事蓋又兩見雖未知其果出於至誠

與否而人倫之間得此不猶愈於相視蔑然者乎至敘中用柏舟事蓋非事實由彭年撰事略未詳耳先祖妣匡太淑人與先祖考同享高年其歿相距祇數載而已汎柏牽蘿兩句擬節之誄詞首句某字某字乃是慈諱敬易數字傚言徵不稱在之例至誄敘兩某字則二名不偏古有明訓亦仍其舊超宗鳳毛超字譌趙涉筆偶誤付刻更定此皆無關文體非彭年敢為游夏所不能也頭風大作困卧繩牀倖來已五日恐勞廑念時復躍起作數十字意不宣展惟懸恕不莊大稿二册借以奉還彭年明

感泯跡蓮池郵筒甚近全稿錄成敬當浣漱諷誦不勝企望冬寒伏惟起居珍衛

上李中堂書

二品頂戴原署貴州巡撫韓公在籍病故孫生員韓方炳來省言奉韓公遺捐赴津求賜轉奏竊思疆臣告歸不比卒於官所非得附捐論其勳績　朝廷或以尋常忽之韓公有功於黔至今黔人懷之不已既所深悉不敢不為中堂詳陳查黔省之亂起於粵匪東竄之時維時東南數省兵事方殷黔省僻在一隅始猶恃有川

滇近鄰可以援助迨後川滇兩省各有兵事黔以本省之力辦本省之事胡文忠首倡義聲練勇擊賊迨胡文忠奉調赴楚黔事益艱其能支撐十數年俟粵寇蕩平巴蜀肅清移師援剿以有今日者皆文武數人力戰之功如提督孝順趙德光按察使福連與韓公先後輝映而韓公爲最久且著初隨胡文忠擊粵賊於懷遠平烏沙苗於九萬寨及其專將擊擒獨山土匪楊元保所向有功桐梓賊楊漋之圍遵義也滇黔兵壁遵義城下者數十營動輒敗衂韓公馳至冒雨疾戰立解城圍進攻

雷台山賊巢破之楊飄潰走晝夜窮追殲之葛彰司是役也賊環省城而趨相距不過數百里而省城晏然無虞由韓公追之急賊不暇他顧也楊飄之亂息而苗匪之亂興苗地險惡叛亂後塹山斷道以阻官軍羣苗猱升鼠伏伺便要襲援師不至韓公以所部犇命於箐谷之中屢瀕於危而意氣自若自咸豐六年以後黔省上下游州縣大半失陷思州以北及石阡銅仁思南諸郡爲教匪鎮遠以南及黎平都勻諸郡爲苗匪韓公孤軍搘拄其間使賊不得合遏其由滇下沅之路以蔽湖南

是其力挽危局功又不僅在於黔也韓公爲人賦性剛毅忍苦習勞在官在軍儉約刻厲有非尋常官吏將士所能堪者雄心遠略出之以堅强自將先不過數百人及官道員奉命幫辦所統亦止二千人大小六百餘戰往往當賊衆數十倍糧盡援絕之時左右死亡略盡而喋血鏖鬬得以復振胡文忠稱爲血性奇男子沈勇慷慨一步百計非泛讀兵書侈言將略者可比疏請飭雲貴督撫假以事權駱文忠亦疏稱其廉樸耐苦能得民苗之心爲濟月餉超擢巡撫出自異數爲時未久因病

乞歸而數悍將任良吏擊走石達開大股攻克尚大坪玉華山兩賊巢肅清大定安順遵義思南銅仁諸郡迄今黔疆底定韓公遺烈婦孺皆知嘖嘖稱道誠宜垂諸簡策昭示將來陳上事略並鈔錄胡駱兩公奏章書牘撮取大要上塵清覽伏冀采摭入告仰邀　上恩俾獲宣付史館庶勞臣偉績不至淹沒不傳既與韓公無一面識惟以黔人言黔事亦屬義不容辭伏希鑒督

其二

日昨承示某君籌洋三策挑燈讀之戰守兩策迺是襯

筆仍和之一策而已其議戰言以海外制海外派熟諳洋務之大員周歷金山葛羅巴十數埠頭爲之設領事官就地抽稅練兵勇造船械使受中國節制而禦外洋果能如此不煩一兵不費一錢而增雄師數十萬固中國之藩籬豈不甚善惟此等獷悍精健之人我力不能制之不爲我用我餉不能濟之不爲我用即幸爲我用矣用之而不能勝我不能救則終歸於叛叛而不能討是增一敵也某君言不爲中收必爲外用亦必然之勢各埠本中國人得賢員諭導之使以情相聯而求內附

庶乎可行終難望其禦侮耳其議守以重兵守產茶絲之地設官局收買官與夷人交易此卽古人互市之法果能行之足制夷人死命但經理不得其人則官局勒收守兵滋擾易於生變至欲以內土敵洋煙開煙禁而嚴洋煙之誅則勢所不能亦無此政體某君之意二策不過文字波瀾故亦不深究其利弊大旨固在於和也所陳諸條皆自和議中籌畫如纂條律一條欲同中國於夷狄似不可行勸聘問一條恐我往而彼不來幾同屬國亦未可遽行重官守廣和約則調劑之要務然官

守必先通商衙門殆周旋總理之見非有意於求材也至酌教規使天主同於耶蘇娶妻生子别教堂使男女不混此深明亂源之論平貿易一條剔奸商以安遠人尤爲近日最要總之自治而後可以治人中國所以見輕外夷由於事無實濟但使上下各舉其職自足懾服遠人以和則可久以守則必固戰則非旦夕所可議及往日中堂論之詳矣彭年不熟夷情拘墟之論未知當否謹此奉復附繳全論不盡

往聞某部郎論貿易欲乞帑數百萬開官行圖難籌

此巨款且恐非商之奸私如故夷人之獲利較豐而其害盡歸之公家也自以招商爲宜不知高明以爲然否

總論中借法國言堅持淸議至於亡國此希世苟合之說某君號稱熟悉夷情者而熱中所迫遂不覺其立言之謬然方今之世有此鬼谷之術安能禁其人之不用偶爾放言勿宣是荷

其三

接奉手教並鈔件一册諷誦再四幷與同局諸君籌商

升祔廟制當路援　奉先殿增修龕座成案創爲併龕之議節經費免更張一時權宜非不甚便而將來龕滿仍須另議古人設祧法原爲孝思有窮時今將遷祧世室兩廚作爲禁體題本枯窘無怪其出於併龕也然無論如何改作終不能無遺議併龕之弊在祖孫同室雖加界牆之隔終有并處之嫌況帝后並列乎兄終弟及義當同室別嫌明微似難併龕分作兩代則昭穆又紊將來礙難之處恐多不僅如諸另奏所譏背古及簡略而已論朝廷諮議之意原欲取決於老成而內外

分際之間未可立異於當路承命撰擬節畧祇好敷衍就併龕畧爲引申而久遠之意亦須委曲達出鄙見如此仍俟卓裁局中諸友所作言人人殊並錄呈閱第四兒國瑄初學作考據文字亦令擬一篇書房學生泥古私見惟斥教之是幸

其四

接奉二十五日鈞答並示擊甫刺史祔祧議虛公之懷采擇之愼以此議禮何患不精顧猶詢及芻蕘眞乃量如山海矣併龕之議簡陋背古祖孫男女逼處之嫌如

諸公月奏所指摘及彭年前書所陳誠不能免天下後世之疵議不過因現在時勢旣不可議遷祧世室則只好暫時權宜又中堂所處分際旣不便立異廷臣則亦只好約畧其詞言外見意彭年籌及增室兩楹非謂禮之必當如是謂較之併龕猶爲彼善於此耳此論本發於玉初今證成其說復爲私議其中惟比附世室昭穆似可不必餘或有可采也祔祧議文筆奇岩洵屬擅長而大旨近諛未敢附會以彭年私見謂併龕爲一時之權宜則可謂併龕爲萬世之定法則不可謂王大臣未

能拘泥古法則可謂王大臣智出千古聖賢之上而一概抹煞則不可方子謹書論其疏失并以奉呈竊謂言之所必爭者是非與利害而已利害較切是非尚可徐明如中堂前議變法以關中國之强弱社稷之安危不可不急爭也廟制之得失於是二者無與一時不能定後世人必有能明之者端揆立論天下之人將觀仰焉此事非關强弱安危之大計亦何必毀古聖之成法冒天下之不韙哉知大疏必有權衡不藏於詼誕之說也醇邸疏籌久遠爲復古之漸實有合於窮變變通之旨

祔祧議於王大臣之去古遠者則揚其波而助其燄於醇邸之與古近者則阻其譽而遏其機亦可謂好為新奇之至者矣區區愚忱無當於禮制而有關於令名惟恕其愚直而詳察焉

與方存之書

接復緘所以開示奬勸之者甚至頑鈍之姿加以憂鬱其能於身世有裨耶自別良朋不復聞直諒之語離索之感益用怜懷中丞欲高才佐軍此時隱無可隱為無可為得假手使人不疑儒生無用亦快事也有志之士

不官可耳何必不與聞政事亦何必定期有效而始爲之孟子於滕欲行仁政亦明知其無濟於滕之存亡而猶云新子之國聖賢用世之心固不可以一日已也河南辦團輒謂聯莊不完錢糧遂相率不辦竊謂民無不完錢糧之理必官之收糧不得其平又平日不能得民心也誠能選良吏從根本處梳櫛之則團自團糧自糧往年侍家君治黔中鄉守民間亦有以糧爲言勸之卽解其一二漁利慫慂鄉民欲滋事者得其鄉端人爲團首治之有餘矣今日良吏惟在能知其境內紳民之善

惡邪正能否而已制梃御敵之效須從尺布斗粟中求之此等事得其平乃可以言守若戰則兵練之事團民征戰言之美觀實未能當敵也軍營勸懲全在賞罰今之到處瓦裂賞濫而罰不能行也時勢難支人情渙散誠有借保舉牢繫人才之時然必其果才也若其不才則去之唯恐不速何用維繫今之借口維繫人才幕友也屬員子弟也權貴親友也同官請託也雖真履行間出死力者未必遂遺然使豪傑之士與若輩同一薦剡必羞之不屑矣中丞剛毅篤實未必有是然此固向來

積習足下宜爲言之彭年前言固守河北爲河南根本來滹沱防河已派有人其人可恃乎此等處直須着實辦不可以備派有人稍存形跡河北所恃者賊未渡河耳今賊已渡河防河使者守彈丸之大名而不足安能顧全局也若中丞不亟圖三府將不可保三府不保則河以南更不可問矣欲保三府仍惟有擇良吏訪端正紳士治鄉守以助官軍此事全在躬行實踐故以得人爲首務也勉足下力言之

其二

得書如爲嚴公所遮留惟胡宮保相望之殷終不可不一往否則須以書諭之得其報書乃可改圖久要之義固如是耳去年往來燕趙見各省勤王之師行無隊伍止不宿營帶勇者沿途添募以此不練之兵嘗敵安有不敗之理今爲將者但云調度不知調度者練成後之事也訓練者軍事之根本也是宜選數百之卒日日訓練以爲諸將倡率使皆能如書房子弟作課程則勁旅可成用作親兵亦可親冒矢石而督諸將此時談兵直須躬行實踐乃可嚴公欲兄相助何不以此意爲言之

書院館政久弛今以禮範之使漸就規矩來見者與談
欲引之於道而嚮學者甚寡都緣不能積誠以身教益
自刻厲而已竊謂人倫不明人乃惑於邪教即逃將逃
官皆由不明君臣之義所致故近來自勵與生徒相勵
只皆所以明人倫也及篤行之兩句不顧人笑其迂也

與章子和書

兩得手教辱荷見懷名論雅思入我癖痳心藏神契如
何可忘承示大撰太安人行略體絜詞摯孝思藹然情
至生文迴殊世構就中詞義亦或一二可商如文首開

載姓氏古者姓統而氏分自史記以來不復分別動云姓某氏此大謬也姓之與氏今不可詳但既云姓某則不宜復贅氏字若云某氏亦宜删去姓字庶不悖古又先大夫之稱或從父官或以子貴庶吉士封典視編檢加級得封秩曰儒林郎未得稱大夫則宜改稱儒林或稱先君又驗封事例以子贈母皆加太字生母繼母嫡母同則陳謝二母宜與諶母同稱不應諶獨稱太安人而陳謝稱安人也又如孫某下書某子出此尤乖謬古人書孫名並不分別某子之子即或贅書亦不宜書出

凡言出者婦人之詞世俗於斯憒然已久大雅名作時蹈此獄亦宜更易委撰墓志文筆凡劣不足闡徽然紀實取信或免諛墓之譏初脫藁時有子孫壻名及官職唐子鄂生見之謂子孫已詳上文不須重出壻名可略無待附書檢金石例其言頁然遂刪去足下精於義法知不訝也秋風蕭瑟素心不來離索寡歡益增孤陋耳

與舒文泉書

昨日匆匆未得暢談頃得寬夫先生書貴郡賴黔兵得稍安定且探知賊據常德爲遏雲貴援師倘無急急上

竄意稍慰目前然愚竊有過慮者賊據常德以窺荆州爲入蜀計也若夔門防禦嚴而城口石砫稍疏將取道辰州酉陽則銅仁松桃皆所必經其可慮一也賊意在得糧溆浦爲米之鄉洪江浦市皆大鎮市難保無覬覦之心既至洪江則銅仁相距咫尺其可慮二也洪江麻陽溆浦皆素有著名土匪而洪江尤甚兼之道路梗塞船隻不通麻陽船戸水手不下數千無所覓食難保不乘機起事勾結粵匪麻陽逼近銅仁而會同界連天柱其可慮三也吾黔惟倚楚蜀爲屏障今蜀事尚紛而楚

事已迫辰州實吾黔門戶次則黔陽卞水又其次則玉屏青谿營之居室辰州大門也黔陽卞水則中門也僅保院落而已玉屏則寢門也鎮遠則室中矣故論禦賊以守辰州爲要而黔陽卞水次之論本境設備則銅仁爲急而思州次之鎮遠又次之論鎮遠之形勢則天柱爲要而鎮遠縣又次之然天柱土匪甚多宜早圖之若會同有事則守天柱又不如鎮遠之萬全也銅仁則馬腳巖大魚塘盤石思州則雞鳴關三家橋焦谿鎮遠則文德關天柱則白崖甕洞皆形勢之地承索拙著銅仁

思州鎭遠道里攷仰見留心時務拙著尙未經删訂先錄草稿呈閱並擬愚見是否有可采擇共當道談論時爲一及之不必斥爲鄙人之言也再閔游擊駐兵貴郡値官民交困又搬徙一空集腋捐餉恐難爲繼向來官軍出省例不關餉但守楚境卽所以保黔疆事貴權宜並關大局惜彭年與足下皆處嫌疑且不可以妄預想貴心實力爲國守境留心大局者必有卓見也匆匆作此意不宣㞞惟垂察不備

與賀復齋書

前年在廣元見所與少元書心儀久之比來秦中備聞行誼則歎學有本原而少元所稱不淫不移不屈者非虛譽也昨由義初致家刻數種未敢率爾貢函遂荷先施遇以知言養氣閑衛聖道彭年薄劣何足語此而敦勉之勤期許之重且遠則固欲罷而不能者閣下闢陸王斥管晏以明聖道所以持之者甚嚴彭年則有所不能不獨陸之辨義利王之斥佛不能不服習其訓卽管子之功亦嘗反復考證而求其所以至此而見許於聖人未敢概以功利兩字薄之竊以爲聖道至大卽管晏

未嘗不在道中而陸王更不待言又異端之日出而爲吾道害者甚大且衆而吾道之學者且日以寡故區區之心不欲吾道更立異同往年在京師友朋爭漢宋門戶彭年輒舉閻牆禦侮之義以相規諷今承指示乃更儱言及之得不斥爲妄耶來書論賢丹錄一段將來擬摘刊錄中永佩教言以自策勵南歸之計天寒道滯須俟來春數月之中或尚可一一接光輝暢聆雅誨曷勝快幸

與耿立齋書

承示所撰性道教文字細讀數過說性字處本朱子陰陽五行及氣成形而理亦寓之說而以太極圖解敷衍之朱子非不讀太極者此注只從陰陽五行說起正朱子示人切實處彭年平生最喜魏環溪先生言開口便說太極差了還是從五倫做起的好大著推原無極太極此未敢附和者一也大著又言一理即一氣之理按朱子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理與氣原相離不得但氣是理之所生竟認氣爲理則整巷舊說之弊此未敢附和者二也說道字處如以五事五倫動念處爲

道心此等所見極是而忽雜三教聖人一語將援儒入二氏耶則彭年未嘗讀二氏之書未足聆所言之旨將暢二氏之旨耶則何不向禪室道院共相參證也此未敢附和者三也性善之說義理之性也張程補出氣質之性足下謂義理之性不離氣質之性似也然氣質不免有偏雜終不能強合爲一大著纔覺是二放下即一纔欲合一執着則二純是口頭禪且既曰義理氣質一矣又曰別乎人之心而曰道則非指氣質之性又曰義理之性道心也氣質之性人心也道心人心可謂一乎

執子之矛刺子之盾此未敢附和者四也修道之教朱子禮樂刑政之屬最爲切實大著專就心上說則竊明季心學之說而演內典之旨也修字訓飾訓治朱子訓品節卽治字意已明白了當大著養除兩義轉覺支離且云除此非道之穢雜不知率性之道安得有穢雜耶此未敢附和者五也大著又云一物不攖卽一念不起並去不起念之念此朱子所謂寐時之心如木石者不可以爲未發之中直是釋氏寂滅之旨大著又云卽覺得是理念而此時用不著若不急捨此念則爲理障

我之虛障我之靈不知所謂虛靈者何境朱子所謂虛靈固指具衆理應萬事而言也欲念可除理念亦可除耶道心惟微方持守擴充之不暇而顧可捨耶此未敢附和者六也大著又言良知二字發自孟子呂氏啟其端王氏暢其旨欲求良知之說宜讀陸王之書然陸至鹿洞惟講義利之辨王氏文集特著諫佛一疏其立說雖與程朱稍有不同而終不背乎聖人之道者大端不錯也足下老而好學勤勤於性道教之辨不可謂非有心人而專欲爲無心之解豈有所激而言耶抑眞識於

他歧耶又命字从口从令朱子解作猶令也何得造字之意而大著云从人从口从耳埜文臆造殊非古義卩本作卩卽節字非耳篆文亦不象耳也縷悉不復附繳大著惶恕其愚直是荷

與梁羲初書

佇來春書承詢葬禮得孝之本今世所希喪不用樂程子時洛下人家皆能之以有賢者爲之式耳左傳之虞殯莊子之紼謳田横客之輓歌皆柩出於途勞者助力之詞吳荷屋侍郎以爲不可施之喪次今俗所謂鬧喪

鼓士大夫之家固罕有之至於儀從鼓吹則不能免不知鼓吹乃是軍樂也彭年昔在保定權厝先淑人時家君命勿用鼓吹道旁觀者誚爲啞殯誠如尊書世俗驚駭恐不能無惟守禮之正行心之安而已至送葬之儀攷通禮銘旌前導次儀從次明器次靈車次功布次舉櫬外親分挽引布在前今世俗所謂開路神者卽方相遺制通禮不載而家禮有之用似無妨鞍馬四品用三匹舉櫬四品用四十八人皆今制也塋地自塋心數至四旁六十步封一丈圍垣三十丈會典六十度五尺爲一度置守塋

戸二人設石像生用石馬石虎石望柱各二碑身高七尺廣二尺八寸員首方趺首高二尺四寸趺高三尺皆四品之制汪鈍翁議篆蓋不加暨元繼配某某等字此泥統於一尊之說其實墓下埋文不過欲後人有聞知則不可不詳況通禮有合葬則並書之文是今制宜書也唐碑合葬並書甚衆是古法無不可書也遂賦本係附見與誌墓不同則發題似只可書府君一人而不必題元繼配等字復齋諸君篤於守禮又通知古文法可以近商年丈隨時斟酌有須變通處但於古有所本於

情可以安皆可損益行之至百日內先行謝孝之說則斷不可通禮但以書謝賓無喪主往謝之禮曲禮非弔喪無不答拜者則弔喪不答拜明矣吳侍郎以爲受弔之日喪主稽顙謝賓是既謝之何必他日踵門是直謂不必往謝也惟古經又有拜君命及衆賓之文注謂尊者加惠必往拜謝徐健菴尙書以爲所謝者會來賵賻之人非盡弔客而謝之是謝孝之說亦有時必不可已者然衰市苴絰奔走道途且今制百日方薙頭豈有出離喪次酬酢之禮無已則百日後乎今世士大夫大率

百日後易墨絰亦或因治生人事不得不然旣有不得已於人事之故則爲親而謝客或不見斥於聖人耳命撰墓銘苦文筆拙劣無能闡揚盛德仰遂孝思但至交如此亦不敢辭日來小孫患風癇之疾日夜守治精神頗憊屬郎脫槀恐思筆不屬稍遲何如南歸在郎然起程前必有以報命潁叔鐫級去官俟新任至始得交卸霞老亦然家君俟彭年起程亦郎當引疾還楚十餘年闊別竟恐不得走談可勝悵悵附上家刻兩種又在蜀代唐鄂生校刻弟子職一册知居憂廢業之時無暇流

覽請置案頭他日如見故人耳又書三本乞致復初先生雖未得見而神交已久矣

其二

兩奉惠書未及肅復承詢行狀內加暨顯妣某某字此今日通行文式惟先有嫡母者並載則無此體例單載則嫌於無嫡鄙意謂統於一尊而兩母皆從附傳之例於義始可安墓銘因合葬而書則不妨單載漢碑不書配惟侯成馬江夏堪碑因合葬書之且及卒年月日用此例推則題目書配似亦無妨古人合葬蓋多於文中

見之而題目不盡書但既有書合葬之一法則書之於人子之心得當而因合葬而起亦不嫌於無嫡故鄙意謂與行狀題目不同精於義法者以爲何如也來書又以縣棺縋葬恐其喫力別於墓前開引道似亦可行前陳品官墓制有石像生之屬方今寇盜日熾墓制不宜過崇當留隙地俟大定後爲之彭年歸葬先母意亦如此未識尊意以爲然否墓銘撰就文筆弱劣不足闡揚惟於存歿三十餘人名頗難安置以左傳義法行之前後不可移動其他字句未妥愜處均望改正穎老明日

亥卸天寒其太夫人不能登程亦須來年仲春起程篆蓋巳代乞少元爲之綫再寄上或用潁老銜或竟用少元銜似均可酌之

與毛旭初書

去年騶從過保定後王子繁述及雅念曾肅函交方君存之帶呈藉伸謝悃又以足下需才左右而方君者學宗程朱文法方姚忠義慷慨踐履篤實之君子也樂爲足下言之比聞其應胡曾兩帥之招又爲嚴中丞遮留不知此書得達否去臘在唐邑得惠書並以先慈大故

仰賜奠儀畢書旁午之中篤念故交憐其失恃含哀感結且佩足下性情之篤由所以待朋友推之將士則諸葛所謂知人惜人者古名將何以過之比閱邸鈔大疏以捻竄通許深自引咎尤有純臣之誼顧以彭年獲交足下非世俗之泛然者足下當此鉅艱而不爲足下言則無貴乎友矣足下剛直正大人也彭年竊謂氣之剛者宜劑之以柔志之直者宜達之以曲識之正者宜出之以奇心之大者宜愼之以小足下之爲御史也彈劾貴近朝右側目不可謂非剛非直矣然此所以立朝而

非所以御下也足下之於河南分則王人宜在諸侯之上誼則桑梓宜有恭敬之心而軺車始至衆情怫然遠近宣傳徒以微儀末節雖悠悠之口不足爲濃然聖人於謙卦言利用侵伐集思廣益從謙始也示之以柔而後得伸其直衆情協合然後舉貪狠猾儒者罷誅一二則軍政肅矣河南天下之中歸德三省之衝而河南之門戶足下駐兵於此不可謂非正正之旗而竟不能遏逆氛之東來作中州之屏障得無未盡奇變之方乎夫捻之來號數十萬或百萬其行也蔓延遮蔽數十百里

此古人行軍所忌而捻犯之則以吾無精騎橫突其間也使得數旅勁卒用鵰剿之法彼不知吾意之所向則狐疑猶豫安能盜其所之河南四戰之地有戰法無守法今劾諸將曰防堵不能得力曰堵曰防則宜乎其不得力也閣足下之受　命而出也慨然以蕩平爲己任當時某告子縶君見旭帥謂當從小處著手萬仞之牆一畚一築之積也鄉里尺布斗粟之事精心體察而得其平然後相信深而團練可恃今天下辦團之章程衆矣所謂立章程者欲其從我也我不能從人而欲人從

我其可得乎議者動曰將非其人兵不得力夫將非其人有用人者也兵不得力有練兵者也足下受事以來奏調諸人皆有聲於時足下亦宜與諸人上下議論陳輿圖指畫形勢規度進取以竭盡其心思而增長其智慮其自偏裨以下皆日夕延納以收愚者之一得且人人而見之日日而記之聽其言察其行事久之而眞才見矣賞罰進退尤激勵人才之機近來人心渙散或維或縶保舉有不能不通融之時通融漸多則戰士隳氣軍政久弛或參或罪有不能不寬縱之處寬縱太甚則

孱將苟容至於練兵久成虛套帥以語將將先不悅其

而諾者皆陽奉陰違未有能如書房子弟作課程者以

不練之師當至多之寇無怪其望而卻步也往者往來

燕趙間遇各路勤王之師獨河南所遣彝勇楚勇精壯

矯捷然行無隊伍止不宿營盤攜勇者或沿途添募此

烏足當小敵何論大敵哉足下何不簡數百之卒日自

練之以爲諸將倡卒此數百人者練成一心一氣以作

親兵則可以親冒矢石而督諸將此又兵事之尤急者

但待之厚薄有以結死士之心而不致使招三軍之妬

則操縱權宜亦須斟酌耳平野之地山西王雁翁尚書所創銅礮陣似尚可用銅礮亦多山西現無軍務其大吏亦絕不以此事介意若足下調取用之亦化無用爲有用也彭年出位而言無補於高深顧念昔年蕭寺同居卧談時事與足下皆有不可一世之概今足下宏濟艱難不欲使天下後世稍有不慊於足下者是以聞見所及縷悉奉聞知不以爲瀆家君近已引疾彭年主蓮池講席借資奉養幸抒遠念肅書敬達惟爲國自愛天下幸甚

與倪豹岑書

前在保陽謬承過訪暢聆高論具識剛方之概忠款之忱啓時與存之書互相印證頗謂所言不謬比得門人方培聰來書盛稱處己與人守正不苟而蒸雲每陪則又亟亟道宏濟之才恬雅之志人之於君若此而君之所以自立可知已渭春中丞毅然有爲步武胡文忠公又得賢者助之艱難攸濟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雲雷經綸固不必定建侯也彭年去年隨侍嚴親入蜀過秦時因道路梗阻慈親靈柩因而旅葬年來蜀事大致都

定家殿下宅湘山擬即辭顧帥而歸適霞仙中丞固約彭年爲秦中之遊本以三月爲期即當返蜀侍嚴親歸里再圖入秦搬取慈靈又值川撥先挫未可遽去月餘以來霞翁劾孱弱之將汰無用之勇添調勁旅重募新軍嚴守蜀疆布畫粗定將移師甯羌爲規復漢中之計竊念邇來東南之禍似可少紓西北之禍勢將日烈苗逆蔓竄於中州宋逆鴟張於燕晉秦中起亂不過年餘被禍尤慘西北大局關中最爲形勝之區漢南又恢復秦川之根本此間一日不靖秦楚蜀三省騷然不安且

島人陰蓄詭謀必須秦隴肅清方能遠海疆而立國去年蜀中教人之案霞翁每一言及則相對欷歔慨然思奮適奉撫秦之命遂乃不辭艱鉅自許馳驅而事會所值萬難措手者約有數端從前督辦漢南者不籌餉源所出但思張大其軍如靖逆奇勝各軍名目至二十餘軍之多勇丁幾及數萬就中惟果健一軍稍能撐拄而此次首先敗潰拔營宵遁以誤川援各軍者卽果健也此軍欠餉已二十餘萬其餘各軍或棄城而遁劫掠而逃所欠餉銀亦五六十萬留之則無益戰攻遣之則慮

其譁譟現已陸續裁撤惟果健一軍尙在經營此散勇之難也川援有湘果中右桂字嚮導四軍鄂援有毅健義勝凱字三軍及水師礮船霞翁又有親兵彝字果毅副前兩營統計所部在二萬以外兵不可謂不多然川援聽命於川鄂援聽命於鄂節制雖歸陝撫餉權則在鄰封疆吏雖無畛域之分將士則有主客之見即如此次鄂中有警援軍勢須調回而興安郡城竟至無兵可撥此集軍之難也秦中自遭蹂躪田野荒蕪商賈裹足無人民可以耕種無錢糧可以征收無富戶可以捐輸

無饟金可以抽取本境無可籌畫悉皆仰給鄰封川撥取資於川鄂撥取資於鄂兩省餉項不至撥軍譁潰堪虞而霞翁自部親兵新募楚勇口糧及遣散各軍路費尚不在此數內點金乏術煮石無方此措餉之難也一省之中多帥督辦全秦椒翁暫權撫篆將軍職司滿營奏事自當專摺而雷軍門則以幫辦奏事矣德都護則以督帶奏事矣李京堂則以督辦奏事矣近奉 諭旨李京堂歸霞翁節制而通省專摺奏事尚有六人衆人輿瓢其瓢必裂此又事權不一之難也散勇之難漸次

料理粗畢事權不一只有開誠卽必不能諧仍可直達
皆無足慮獨集軍措餉事須仰人幾難自立若非川鄂
兩省救患分災則秦疆陷沒更不知伊於胡底夫天下
之事得人則興失人則敗合則勢重分則力輕往者東
南大局壞不可支賴數賢人支拄挽回凡治東南之事
者湘其根本而鄂其樞轄也胡文忠公創之於前渭春
中丞肩之於後近以餘力撥秦不惟維持東南而且兼
籌西北昔捻竄擾鄂境僅調凱字水師鄂之於秦豈不
甚至而憶翕復請留礮船扼守茶鎮則懼秦賊之下竄

而苗逆之合并也方今如滌帥龥帥渭帥霞帥皆忠勤懋著屹然爲朝廷重臣戮力同心以匡王室患難相顧有無相通兵餉雖艱自有騰挪之法賊焰雖衆必有殄滅之時彭年與閣下同係作客之人同有世外之志而關心時事不能不轉相告語者則以泰鄂關天下之大勢兩賢負天下之重望卜君子之道長期師克之在和也區區私忱覼縷奉達幸勿斥爲蘇張游說幸甚感甚

陶樓文鈔卷第十二終